

雪月梅

冊
十四

第三十四回

報喜信歆叔認重親

問病源慈幃失

却說岑公子聽了表弟的話因問徐老師那邊可知道
兄弟來麼鄭公子道怎麼不知這日我正在學裏打聽
得了這信我就說要親自來報你老師見說就叫一個
門斗同我第二日就起身來了如今現在船裏還有老
師一封書因在靴筒內摸將出來寫鄭璞親情友誼何等周摯若平素泛泛
相待今日遠來報信便是勢利小人不足取也岑公子拆開觀看却與表弟所
說一般催促赴院領咨進京受職的話因對娘子道你
竟是神仙了鄭公子不知其中原委因笑道哥哥離不

得神仙就同了嫂嫂一齊進京也好。公子笑道：「不是這等說。兄弟不知你嫂嫂看得好相。方纔正在這裏說我要得官遠出，不想賢弟就來到了。」因此說他是神仙。自古佳人有能識英雄，如紅拂輩者則有之。鄭璞道：「妙未聞有能神相者。」如小梅却不愧神仙之稱。鄭璞道：「妙極妙。」極嫂嫂且與我相一相。日後也有個官做麼？」大娘子笑道：「叔叔不要信他。我也是一時猜着那裏會看相。」岑夫人道：「你就與他看一看。」日後官祿如何？」大娘子道：「叔叔只是稟性誠厚，一生常得貴人扶助。紗帽是有得戴的，只是不十分顯達。倒是晚年要享嬌兒們的大福了。」鄭公子笑道：「真真相得着，正與真鑄口所說一般。」因

與大娘子深深的謝了一揖這裏說話岑忠已叫人到馬頭同門斗將行李取來船價已是開發他去了岑夫人因吩咐厨下快些收拾便飯因對鄭公子道前日又要姑姑費心送我許多東西你又暗地裏送盤纏太費心了鄭公子道這是我恐怕哥哥不肯收因此私下放在包袱裏的坐話了一回忽然又想起道還有一樁喜事告與哥哥昨日在老師那裏看見報上你的那對頭內轉了太僕寺少卿大約嫌衙門冷淡不知怎樣弄手脚又外調了山東登萊兵備道你如今進京省得與他會面岑公子聽了失驚道如今岳父偏偏又在他的屬

下這廝無惡不作却是怎好鄭公子卽問緣由岑公子
一一與他說知細底鄭璞笑得只是打跌道原來有這
等奇遇嫂嫂是親上做親姆姆真真是兩重大喜因對
岑公子道如今你丈人雖做他的屬員只要不壞事怕
他怎麼說話之間已是晌午這門來的鬥是有岑忠
在外管待裏邊添了兩樣喫飯岑夫人就叫端在上房
同吃罷因對大娘子道這是我自小抱大來的小叔兒
同桌不妨大娘子也識得鄭璞是個誠樸的人因就坐
在岑夫人肩下他兩弟兄却南北相向同吃畢飯鄭公
子便往東西兩邊上房看了一個過因道他家這個房子

造得宜好前後有山有水又幽靜又雅致怪不得姆姆不肯回去住了岑公子道後邊還有一個花園我與兄弟去看看因一同轉過西院到花園裏來此時是仲冬時候草枯葉落未免冷淡又開出後門觀看見道場山

一帶山紫潭清楓紅柏赤頗悅心目

憶姑姪相逢時纔初夏轉瞬又是冬

深可謂青山綠水依然舊人事天時忽變新經得夏冬能幾個小兒都是白頭人

鄭公子道果

然好個去處我明朝也搬到這裏來住罷岑公子道論住家此間甚好不比南都一片繁華熱鬧兩弟兄看了一回仍到後邊鄭璞道哥哥須上緊料理行裝我們明後日就好動身老師在那裏盼望得緊我也要回去打

點打點好與哥哥一同進京去會試前日京報下來我
已與哥哥打發去了岑公子道兄弟與我用了幾兩銀
子鄭公子道幾兩銀子說他怎的岑公子因對母親道
這是皇上特恩不敢遲延須要及早起身到省還要赴
院拜謝領咨房師成公蒙他一力舉薦此去又是便道
正好去拜謝他筭來也得半個多月的耽擱再此番經
過山東還要繞道去望望蔣叔不知他會進京會試不
會

此是岑生
一片熱心

約計到得都中也是臘盡春初的時候了

大娘子道蔣家伯伯那邊必定是要去的我自小承他
老奶奶與大媽媽十分愛惜父親自病起到臨終全虧

蕭伯父請醫製藥備辦棺槨朝夕照料許多恩義明白
去與他說知也叫他們歡喜那蘇家姐姐也與我最好
還要稍點土宜東西去送送纔好岑夫人道這是應該
的感恩報德之心處處不忘如此婆媳世間稀有我母子在那裏住了三年說
起你來大家無不感嘆那時只爲你蔣伯遠出以致被
那族惡謀騙如今看來倒反是他的作成了只是你蔣
伯謝也謝他不盡只好畧盡一點心罷了大娘子道我
看那蔣伯伯也是個富貴雙全的相貌他是施恩不望
報的人我們只好盡個敬心岑公子道雖然如此說也
要成個局面不致輕褻纔好岑夫人道這却憑你斟酌

家中事務我與媳婦料理不須你掛心再通得個信與
你告父母纔好岑公子道這件事已上了省報天下皆
知不消報信這邊母子說話這鄭公子却擎着一本通
書在那裏翻看笑道這十一月十一日却是個天恩上
吉日正好起身大家商議已定却叫岑忠把鄭公子行
李搬在大廳後內書房裏安頓晚間弟兄們又吃酒敘
談一宿已過次日設了一席款待表弟却好嚴先生到
來因是他大相公在城中見報特着人回來通知因此
過來道喜岑公子就留住引表弟到外書房來相見因
對嚴先生道這個表弟却是個真誠樸實之人並無一

點繁文虛理嚴公道坦易直率却是本來面目其實可

敬天下只有此因問岑兄幾時榮行岑公子道却也不

敢遲延已擇定十一日起身嚴公道昨日小兒字中說

此缺是個清華而兼顯要的缺日與閣臣相處制書誥

勅俱出其手若非聖恩特放是最難得的岑公子道只

恐才學疎淺不稱其職嚴公道以兄之高才博學何必

過謙因問鄭兄進京會試正好作伴同行鄭璞笑道不

過到京走走擔個會試的虛名却也不作指望的了嚴

公道功名之事豈能逆料三人敘話良久嚴公欲去岑

公子挽留道今日聊備一杯與表弟接風難得老先生

到此正好同領教益嚴公道只是叨擾不當大家又敘
了一回都中之事已是晌午席已端正就在書房擺桌
再三讓嚴公坐了首席鄭公子對面岑公子王德相陪
鄭璞一連吃了十數杯後却手舞足蹈高談闊論起來
將岑公子替他刪改文字的話都一齊說將出來岑公
子也遮掩不住嚴公見他一片天真爛漫並無一點渣
滓心下到十分歡喜敬愛因此三人傳杯遞盞直飲到
黃昏方散鄭公子吃得暢快進來對岑夫人道這個老
人家不像徐老師古板叫人同席酒也吃不下今日與
這個老者吃了許多酒倒還不曾醉岑夫人道酒逢知

已自然吃不醉了大娘子見他有些踉蹌因叫了頭烹
了一壺好濃茶與他吃了幾杯就去書房安歇次日岑
公子起來就料理行裝因與母親商量此番必須多帶
盤費恐到都中製辦冠帶袍服以及衙門用度人路生
疎一時無處那借岑夫人道家中用度儘夠不須你記
念我箱裏還有那二百多兩銀子你都帶了去再恐不
敷把丈人交與你的銀子再帶一半去諒也夠用了岑
公子道有三百金諒已足用昨日聽嚴公說這倒是個
清華顯要的缺若非聖恩特點却不是容易得的岑夫
人道這內閣是日近天顏的去處你須事事謹慎第一

不可恃才傲物惹怨招尤出言吐語都要觀前察後雖
不是外邊有司官有地方刑名之責也要事事在民情
上留心體貼在大人面前說話切不可僭越待下人務
須思寬纔好莫使小人嫌怨

好文章擲地當作金石聲
賢哉岑母規戒之語純是

聖賢學問
中得來

岑公子一一領命這日又是嚴公餞行并請

鄭公子兩弟兄同去擾了家間行李俱已齊備因爲這
邊老家人王朴走過北京幾回諸事熟鬧就着他同往
王朴也情愿相隨雇就了一隻船至期一早兩表弟兄
拜別了老母婆媳兩個歡歡喜喜送他在後墻門外下
船起身家中婆媳督率岑忠并這邊小家人僕婦管理

家務凡一切賬目出入俱是大娘子經手條分理晰毫忽不差佃戶家人少有欺詐當面一言道破無不驚服故此這些下人也再不敢作一點弊端且又體諒人情勤勞必賞凡有些微好處搃不叫他埋沒必要獎勵他一番因此衆人無不爭先効力

凡在上者斷不可以聰察苛刻從事此數語實

爲治家之針砭勿徒以小說而忽之

那東院房屋因有家廟并什物器具

在內晚間仍着岑忠過去住宿逢時遇節兩邊作享這話表過不提却說兩表弟兄帶同王朴門斗不日到了南直一徑往鄭家來進得門見小廝客兒慌慌張張的道好了大爺回來了老奶奶這兩日病得重了大娘娘

請醫調治不好着急得緊鄭公子聽說唬了一跳也不

顧岑公子飛跑進內房來

畫出一真
正孝子

見老婆婆在床上

呻吟譖語鄭璞叫道我的親娘我回來了你老人家怎

的就病起來說着就流下淚來

是孝子聲口
是痛心眼淚

鄭婆婆睜

眼看見了兒子便輕輕說了一聲你回來了麼我不知

怎樣昏昏沉沉眼面前像有許多人纏住我不散此時

岑公子已進房來老婆婆覺得心下明白耳邊只聽得

幾個人說我們只索去休

奇文只是
隨手寫出

两眼也覺亮了好

些說道這不是岑家姪兒麼岑公子道正是姪兒來看

你老人家如今身上覺道怎樣鄭婆婆道你們弟兄來

時我就覺得明白了許多眼面前人也不見了說話時
大娘子拿藥進房來與岑公子萬福了看見老婆婆明
明白白說話便道母親病了十來日搃不能安睡一刻
口裏只發譫語問時也聽不出話來倒像喫驚的一般
今日說話却竟明白了因送藥過來老婆婆搖頭道這
藥灌得苦我如今覺得清白了許多眼面前也沒人纏
擾了這藥且不吃罷鄭璞因問吃的是那一個醫生的
藥他說是甚麼症大娘子道起先吃的是大街上胡先
生的藥吃了三服不見應効後來另請了鼓樓前的陶
太醫來看他說那是邪熱交作心神不寧又換了方子吃

了幾服也不見應効正要打發人去請你回來却好你
同大伯伯也到了岑公子道旣不應効還須另請高醫
老婆婆道我如今見了你們似覺好了些肚裏有些饑
倒想些粥吃大娘子喜道母親幾日不想東西吃今日
知道肚裏饑想要吃粥却是好了想必大伯伯是個福
星照臨邪氣都退避了岑公子道但愿姑姑好了我們
弟兄就在這裏陪伴當下大娘子就往厨下煮粥去了
老婆婆對公子道多虧了你媳婦日夜服侍也累他多
日不曾安睡了

常見人家婆子背後說媳婦許多不賢
看來終究是媳婦不好鄭大娘子得婆

婆背地說好真不
愧稱賢能之婦少刻容兒端茶到房裏來吃了鄭璞